

强化战略态势塑控能力

■马 权

用,由小积大、由局部到整体最终聚集成对己有利的态势,并在适当的时空将这种“势”能转化为战力,从而强化自身内部的凝聚力、战斗力,压制、削弱对手的军事行动力。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第38军113师与敌人展开时间争夺,14小时穿插72.5公里,先敌抢占交通要地三所里,切断美军退路,成功围歼敌人有生力量。通过兵力部署运用、地形地势运用、时空资源争夺,成功达成的即时优势,成为夺取战役战斗全局胜利的“阀门”,时间优势成为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和决定性因素。

自古以来,战略的真正目的与其说是指导战斗,还不如说是塑造一种有利态势。战争取胜的主要途径是依靠军力比拼,以战取胜成为最为简单和显性的存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同处世界开放体系之下,国家之间、各型组织集团之间不再是非敌即友的二元关系,许多时候表现为非敌非友、亦敌亦友、时敌时友,围绕政治、经济等目的的争夺更加复杂化、隐性化,使战略不只表现在一声令下发动战争、打赢战争,而更突出表现在平时的波澜不惊中实现战略态势塑控,最终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效果。尤其是当下世界正进入大国战略竞争与合作新阶段,大国之间围绕全球发展权、话语权等展开全面竞争,从追逐一城一地的得失,转向向更宽泛的国家安全体系以降维阻碍对手发展;战略博弈的手段日趋多样化,依靠军事胜利包办一切的局面难以维系,“混合战争”与“灰色地带”竞争伴随大国博弈常态化存在。世人逐渐明白,创造制胜态势比单纯取得军事打击的优势更具决定性、可行性。

谋势者借势,有势者运势。古今中外,战争的“势”隐藏在战争力量角逐之中却起决定作用,聚势而强则力长,以弱胜强的规律就是势强;反之,失势而亏则力穷,强者的优势消耗殆尽则会由胜转败。历史上,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打到莫斯科,自以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却又都很快惨败下来,就是“战胜”的视野遮蔽了“势败”的危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建立全民族抗战和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就是势,这个势是决定性的,不啻日寇在局部能打赢多少胜仗最终也一定会输。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朝鲜半岛陆战场高山深谷、植被茂密,恶劣的自然环境,时常让靠辎重走路的“联合国军”陷入困境,而志愿军则巧妙借助山峦起伏、灌木覆盖形成的天然屏障,弥补了与对手存在的巨大武器装备性能落差,充分发挥铁脚板行军的便利和机动作战的灵活,达成隐蔽行动和作战突然性。

全胜战略,是《孙子兵法》的精髓,也是孙子制胜韬略的灵魂,而全胜之道就是势胜的理想状态。“胜势”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持续不断塑控优势、把控危机的艰辛过程。当前,大国博弈复杂而激烈,必须牢固树立综合性“全战作战”理念,突出军事力量的“压舱石”作用,充分把握战略态势、战役局势和战斗形势的辩证统一,持之以恒地努力推进“势”的塑造、累积与转化,进而夺取综合优势、达成最终胜势。

群策集

自古至今,态势塑控能力始终是衡量战略运筹水准高低的一道梁。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鸢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彘尾,节如发机。”“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圜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势篇》论述了“势”在制胜中的作用,将形成某一点优势作为善战者取胜的根本招法,揭示了化劣势为优势、聚优势成胜势、因势而胜的客观规律。

冷、热兵器时代以及机械化战争时代注重兵力毁伤,以歼灭对手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通过由外而内、自下而上的杀伤量积累,逐次瓦解对手作战基础;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注重结构毁伤,软硬杀伤相结合,以破击、瘫痪对手作战体系为目标。无论哪种战争形态下,“势”的功能作用发挥,揭示的都是战场上对力量、时间、空间、谋略等作战基本要素的综合运

透析作战指挥链路之变

■张德群 吴永亮 邱 滨

要点提示

●链路是存在于各行各业的普遍现象,意在把两个或多个节点连接成一个链条和路径,共同达成特定目标。军事领域中,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需要构造各种各样链路,其中最关键最复杂的当属作战指挥链路。自有战争以来,作战指挥链路就一直存在,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紧跟战争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科技迅猛发展并在军事领域深入应用,正推动着指挥链路加速演变。如何根据作战指挥需要,把相关要素通过特定方式组织起来形成顺畅链路,不仅关乎指挥成效,甚至关系战争成败。筹划设计和组织实施未来战争,需要基于时代之变、科技之变、战争之变,透析作战指挥链路之变。

人的作用更为突显

作战指挥链路是以人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体系,人是指挥的主体和焦点,各种系统、规则和流程等都是依据指挥人员的需要而构造、调整和优化的。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智能科技进入到指挥链路中后,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已经走上前台,完成之前只能由人执行的任任务,但这并没有否定人作为战争主体在指挥链路中的决定性作用。相反,智能化程度越高,人的决定性作用越重要。在与谁打仗、在哪里打仗、打哪些目标等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决策权必须始终牢牢由人来把控,而不能任由机器去决断,否则可能造成战争不断升级甚至脱离人类控制的局面。机器智能在人工智能的主导控制下,可以参与重大问题的情况分析和具体实施等活动,起辅助性、支撑性作用。作战指挥链路对抗的焦点是指挥人员,攻击瘫痪敌方软硬件系统固然能极大降低对手的指挥效能,但攻击瘫痪敌方指挥人员则能迅速取得对抗优势,以一种全新途径“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多年前就开展了探脑、脑控、脑控等多种操控人脑思维认知的研究,并正在推动将这些脑科技成果应用于战争实践。

多层跨域更为融合

在传感器、无线数据传输、近程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未来战场之间的流动性、关联性、耦合性不断增强,时间和空间对各种行动的阻隔日趋减小,跨域跨层作战指挥链上各单元、各系统互联互通操作更为便捷顺畅,从而使分散于不同方向、不同领域、不同空间的指挥要素更加融合。作战指挥链路将从居于顶层的战略级不间断通至战役级、战术级,把末端的单兵层、平台层、系统层也都纳入进来,把陆、海、空、天、电、网等各领域指挥机构与相关业务领域的资源、力量、系统等都接入进来。美军2019年曾提出发展联合全域

指挥控制能力,旨在建立开放式系统架构,把所有传感器和射手近实时地连接起来,使美国与盟国之间、军种之间、军种内部之间,陆海空天电网各作战域之间,形成跨域无缝的指挥控制链路,协调一致组织指挥军事行动。此外,作战指挥链路与地方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合作也日趋紧密,更加强调调动国家整体力量,以形成最大合力。2014年,俄罗斯组建了国家防务指挥中心,不仅负责指挥俄武装力量及相关机构,而且还协调俄联邦各部门及地方在国家层面加强统一领导,以整合国防资源,统筹军地力量运用。

运行流程更为自主

未来战争节奏空前加快,对作战指挥链路的快速高效运行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在面对敌方多路瞬时攻击等紧急情况时,完全依靠指挥人员的大脑很难及时有效地分析判断决策。大量智能化技术手段渗透融合于指挥各要素、各环节,既可替代人脑,又可延伸扩展人脑,将极大提升作战指挥链路的智能化水平和自主快速运行能力,从而适应战争“秒杀”“秒令”的需要。作战指挥链路上广域分布的有人无人传感器以及具备侦察功能的信息系统和武器平台等,可实时自主采集情报信息。作战指挥链路依托超级计算能力和大数据、边缘计算、深度学习等智能分析技术,使“海量”数据的处理速度和准确性得到极大提高。基于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的“智能参谋”,将不再局限于“从事”快速运算、统计展示等简单重复性劳动,而是可以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行动筹划、方案优选等决策活动中,更好地辅助指挥人员在复杂多变的战场条件下缩短决策周期、提高决策质量。据悉,俄国防务指挥中心已在威胁预警、数据分析等环节大量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由此使其信息传递效率提升近3倍、决策效率提升4倍左右。

动态适变更更为敏捷

保持稳定性是高效指挥的重要基

础,也是对作战指挥链路提出的基本要求。在以往的战争中,事先构造的指挥链路在实战中基本不变,也足以适应战争中开展组织指挥的需要。但在未来战场上,智能化的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等功能既可集中于单一机构、单一平台,也可以广泛分散于多域多个节点上,这样就可以达成因敌因时因情,快速选择其中的某些节点,动态灵活组建一条满足需要的指挥链路。在指挥主体与指挥对象、指挥关系等作出调整,或指挥链路中某些节点被毁时,可迅速重构新的指挥链路,确保指挥不中断。为加快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四个环节的循环周期,在必要情况下可突出任务的智能规划,方案的智能制定、目标的智能分配和力量的智能协同,精简压缩各环节内容,以更快适应战场变化。据悉,美军“马赛克战”概念的基本思想是“分解—重组—聚合”,即把多功能作战平台“分解”成大量的实用功能单元,分布在整个作战空间。随着作战任务、作战环境和作战行动的变化,通过先进的数据链接和网络等技术,对功能单元进行“重组”“聚合”,及时定制化创建所需链路,特别是将大量低成本智能无人自主系统作为功能单元,可进行智能化高动态的拆解与组装,实现自组织、自适应和自重构,从而可重新即时灵活构建快捷高效的指挥链路。

安全可靠更为紧迫

作战指挥链路技术越来越先进,功能越来越多样的同时,也使得指挥链路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脆弱,更易成为体系作战的弱点而被对手盯住不放。如果指挥链路被扰乱、被切断、被瘫痪,那将会遭到敌方高对低、快对慢甚至有无的“降维打击”。未来作战指挥链路面临的风险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精确火力硬摧毁,以及网络、电磁攻击等软压制外,还面临着认知操控等威胁。当前,发达国家军队在加强安全



厘清军种部队训练基本逻辑

■田 峰 孙续文

观点争鸣

新体制下,军种由原来的兵力使用方转变为兵力提供方,军种指挥的即时作战兵力编组变成了“即插即用”按需组合的能力模块。打个形象比方,军种变成了“企业”,人员、装备、训练场地等如同“原料”,军种部队训练转变为企业产品“战斗力”的“生产”过程。战区好比“客户”,战场如同“市场”,“产品”是否符合“市场”需求、受到“客户”青睐依赖于科学的训练。要实现军种“供给侧”与战区“需求侧”的精准对接,必须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条清晰的逻辑链路。

逻辑起点——作战任务牵引。实现“战训一致”是军事训练的根本落脚点,必须在训练与实战需求之间建立起一座坚实的“桥梁”,使得训练内容、标准完善和发展能够紧跟作战要求。要将作战任务清单作为实现“战训一致”的基本抓手,根据作战对手、作战思想、作战方式发展变化,由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对联合作战任务类别、项目、内容进行全面梳理和优化,

再将联合作战任务内容细化为完成各项任务所需能力标准,形成通用、权威的任务能力标准分级表列,下发全军。军种作战部门根据联合作战任务清单开发本军种作战任务清单,建立军种部队作战任务框架体系,明确各项任务分指标以及完成任务所需能力标准,将此类标准作为各军种作战力量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的统一标尺,同时也作为各军种训练的目标和考核的基本依据。军种训练部门依其制定更加细致的训练组织实施标准,对照作战任务清单项目制定相关训练课目,对照作战能力要求明确训练时限次数和质量标准,打通作战需求到部队训练的底层链路,为全面解决作战、训练“两张皮”问题、实现军种部队训练与战区联合训练之间的有效衔接打下坚实基础。

逻辑节点——军事训练管理。军事训练是形成、巩固和提升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战斗力就是军事训练的唯一产品,要想获得与设计标准相符合的产品,必须通过科学的管理。要在军事训练领域推进以效能为核心的军事管理革命,进一步树立科学理念,着眼联合筹划军种、紧盯任务细

化能力、围绕编组定位平台(分队),注重流程与目标管理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投入与产出评价相结合,充分体现绩效在军事训练管理领域的核心作用。进一步优化管理制度,以绩效目标为起点合理制定绩效计划,以改善训练者与受训者间信息交互为核心建立绩效沟通制度,区分能力绩效与工作绩效,上级评估与第三方评估完善绩效评估制度,强化对个体与组织的奖惩、选拔和任用制度,以训练中发现的问题为导向建立绩效改进制度。进一步优化管理手段,充分运用宽带通信、数据融合、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完善部队战备训练管理系统,优化训练资源配置,实时掌控部队训练情况和战备状态,为战区合理调用使用兵力提供全面支撑。应广泛借鉴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经验,使军事训练绩效管理成为军种部队训练的重要管理方式,为生产合格战备产品提供有力保障。

逻辑终点——部队战备评估。军种训练应当面向战区,战争需求和军事斗争准备对军种训练产品有着质量、时间和规模的要求,这些内在

要求的表现形式是部队战备状态,战备评估理应成为检验军种部队训练产品质量的最终手段。在评估内容上,应当突出信息化局部战争要求,聚焦慑战一体的核心作战能力,多域精确的智能化作战能力,军政融合的人民战争能力;突出战争复杂性、困难性和不确定性要求,注重评估极端、边缘条件下作战能力,把训练者和受训者逼出舒适区,强化部队战场即时适应能力;突出作战对手现实威胁和潜在挑战,加强能力指向性,填补漏洞、补齐短板,强化部队打击要害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在评估对象上,着眼军种兵力模块跨区使用、多域使用、全时使用、组合使用的普遍性要求,以军种各小型作战编组为对象,合理明确功能定位、编组形式、兵力规模,打造“即插即用”的“部队能力包”,为战区即时用兵、灵活用兵、广域用兵提供合格部队。在评估方式上,将训练质量评估、训练等级评估、作战能力评估等逐步统一到标准化的部队战备评估上来,将军种内循环评估模式逐步转变为内外结合的“第三方”评估模式上来,为战区常态化战备、模块化用兵提供有力支撑。

善“势”者胜

■高 凯

挑灯看剑

“势”指事物表现出来的趋向,包括敌势、我势等项,它是一种敌我双方的总体相对状态。在作战中,敌我双方指挥员斗智的重点就在夺“势”控“势”,即一方面调控己方进入有利状态,另一方面调动敌人就范,方能就势谋势、顺势造势,以劣胜势。

善于因“势”利战。术为法,变为为谋。在千变万化的战场态势中,指挥员需要因敌、因时、因地用谋,以变制变,因势利导,调动敌人就范,始终敌人而不致于敌人。莱芜战役中,我军原制定了首歼敌于南线而后歼敌北线的作战计划,但在实施过程中,无论我军如何诱敌,南线之敌始终龟缩不前,我军抓住北线李仙洲集团轻敌冒进弱点,因势利导,改变原定计划,北线示弱、南线示强,成功迷惑并围歼李仙洲集团,粉碎了国民党军“鲁南会战”计划。现代战争随着武器装备机动性大大增强,更加需要指挥员能够动中识“势”、灵活用“势”、快速布“势”,如此方能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

善于识“势”利战。“阴阳燧理,机在其中”,战场上充满着“迷雾”,指挥员在“迷雾”中进行对抗,不仅是思维、意志的较量,更是认知的交锋,在以正迎敌

的基础上,亦要善于反其道而行之,用辩证视角、逆向思维看待“势”,在不利情况下谋取有利之势。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抓住天降大雨、黄河暴涨之“势”,打破一般大雨天不作战的惯性思维,利用夜暗、大雨掩护,采取强渡和偷渡相结合的方式,成功渡过黄河,挺进中原。战场中利与弊其实是相对的,指挥员不仅要善于在顺境中看到顺“势”,更应在逆境中看到有利因素,充分运用辩证思维,善于因势利导巧妙地利用各种不良条件,在对立中求统一,方能起常用兵,险中识“势”、反常用“势”,达成胜“势”。

善于创“势”利战。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指挥员不仅要会借“势”,更要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创“势”。在二战柏林战役中,为迅速突破德军奥德河防线,朱可夫打破常规,改变探照灯支援防空作战的条令束缚,命令苏军在黎明前2小时集中使用143部探照灯照射德军阵地,探照灯的强光给德军官兵造成严重混乱和恐慌,不仅有力配合了总攻,更在精神上震慑瓦解了德军。未来战场智能辅助决策、智能自主交战等作战形式将成为趋势,这就更加要求指挥员能够主动进行“头脑风暴”,在智能“外脑”的辅助下,强化自身“大脑”,在认知领域获得先手之“势”,方能出敌不意创新“势”,快速达成作战目的。